

东盟共同体成立前后日本的 东南亚外交动向与启示

白如纯

摘要:“东盟共同体”成立,标志着东盟由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性联盟向高度一体化地区组织的华丽转身,将巩固并提升东盟作为在东亚合作的中心地位。东盟共同体成立前后,日本调整并加强了在政治安全、经济以及人文等领域对东盟及东南亚各国的政治与经济外交。这既是适应东盟一体化进程带来的新需求,也是应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关注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动向和趋势,也是中国处理好与东盟关系、顺利开展地区外交的需要。

关键词:东盟共同体 日本与东盟关系 东亚区域合作 日本外交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 倩

DOI:10.19498/j.cnki.dbyxk.2017.05.007

以政治安全、经济以及社会文化三个共同体为核心的“东盟共同体”于2015年12月31日宣告成立,这是东盟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标志着东盟由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性联盟向高度一体化地区组织的华丽转身,将巩固并提升东盟作为东亚合作中心的地位,也预示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将迈上一个新台阶。作为东亚乃至亚洲建成的首个高度一体化的次区域组织,东盟共同体的成立将带动本地区乃至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及安全格局的调整。

作为亚太地区的发达经济体,日本作为主要投资方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DB)实施了包括援助大湄公河流域开发(GMS)(1992)等重大项目,并通过“日本·湄公”合作机制^①以及各种形式的双边渠

道(FTA/EPA),以政府开发援助(ODA)为主要平台,通过无偿援助、优惠贷款、项目合作等形式,密切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和人文关系。

日本对东盟政策的调整和加强既是适应东盟一体化进程带来的新需求,也是应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安倍二次政权成立以来,积极配合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借南海岛礁争端之机,在海上安全合作方面加大了对东南亚有关国家人力、物力与资金的投入。

一、东盟共同体面临的课题与日本的认知

东盟共同体是东南亚一体化不断推进、东亚区

^① 2009年民主党鸠山内阁举办日本与湄公河五国首脑会议,到2012年野田内阁及2015年自民党安倍内阁,三年为一周期分别发表了《东京宣言》(2009)、《东京战略2012》、《新东京战略2015》,以及各自配套的行动计划。

域合作不断深化的积极成果。东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推进的同时,东盟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实力和凝聚力不断提升。到上世纪末,东南亚地区实现了建立囊括全部十个国家在内的大家庭目标。进入 21 世纪以来十几年的磨合,东盟共同体提前五年(按原计划 2020 年)宣告成立。作为东亚乃至亚洲建成的首个高度一体化的次区域组织,东盟共同体的成立将带动本地区乃至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及安全格局的调整。

日本作为与东盟关系发展较早且关系密切的地区大国和经济强国,在东盟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特别是共同体成立前后的数年间,日本朝野各界从政策制定、课题研究到舆论宣传乃至人文交流各方面,多位一体增进与东南亚各国的沟通与合作。

(一)东盟内外对共同体的评论及主要依据

1. 乐观者的展望

东盟内部以及乐观其成者的评价颇为积极,诸如“东盟为主导”“区域合作驾驶员”“东盟中心”“东盟核心”等,也有将东盟牵头的东亚区域合作比喻为“小马拉大车”。有人认为东盟“是构建开放、透明与包容的地区体系的主要驱动力量,作为规划演进中的地区体系结构的驱动力量,与外部伙伴之间展开合作”。^①

在新建成的东盟共同体框架下,东南亚地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体化水平将得以加强。以“用一个声音说话”为约束的东盟,在区域合作舞台上的中心地位仍将保持并有望加强。东盟共同体宣告成立后的 2016 年,东盟在各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强在政治互信、经济一体化、社会文化认同诸领域的合作,增进成员国对东盟共同体的归属感,进一步促进地区繁荣发展。

预期东盟共同体建成后,由于一体化带来新动力,将使经济维持高速增长。到 2020 年东盟十国经

济总量有望翻番,由 2014 年约 2.5 万亿美元大幅提升至 4.7 万亿美元左右,在全球经济实力排行榜上的名次由目前的第七位跃升至第四位。预计再经过 10 年的稳步发展,到 2030 年东南亚地区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 1.63 亿。^② 东盟经济的发展,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将使后进国家陆续跨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权威性国际竞争力评价机构“世界经济论坛”(WEF)依据国际竞争力、科技投入和科技产出等指标综合衡量,以 2001 年和 2015 年的数据作对比,显示出东盟各国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位次的变化:柬埔寨从 107 位升至 90 位,印尼从 57 升至 37,马来西亚从 37 升至 18,菲律宾从 53 升至 47,新加坡从 10 升至 2,泰国从 35 升至 32,越南则从 64 位跃升至第 6 位。^③ 东盟各国国际竞争力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但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显而易见。

2. 旁观者的评说

与东盟内部“自我感觉良好”相对应,地区外学者眼中的东盟似乎显得比较客观。彼得·派屈和迈克尔·普朗默^④从美国学者的视角评价东盟,认为其领导角色表现为“东南亚地区一体化以及东南亚对其外部的影响力”,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成员国之间一体化的愿景和目标”;二是“为实现愿景与目标的规则和方法”。中国有学者认为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所发挥的是一种“功能性权力”,即提供了合作的平台。^⑤

东南亚各国政治制度不同且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其内部合作和协调机制的不完善以及相互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如领土纠纷等,都将对区域性制度实行的实际效应带来负面影响。^⑥ 在大国争夺激烈、各方互不信任、共识难以达成的复杂情况下,这种“功能性中心”地位俨然已成为形式服务内容的逻辑。

东盟在世纪之交实现“大一统”,势力范围是扩

① 顾静:《东盟中心地位面临的变局及其重构》,《当代世界》2014 年第 3 期。

② 徐步:《东盟中心地位对东亚合作至关重要》,中国驻东盟使团网站。http://asean.chinamission.org.cn/.

③ 王勤:《走向 2025 年的东盟经济共同体》,《南洋问题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④ 彼得教授和迈克尔教授还曾在安倍再次执政后的 2013 年对预计加入 TPP 的日本及包括东南亚等地区的相关国家的经济前景做过分析预测,得到的结果颇为乐观。《美国欢迎日本加入“伙伴”谈判》,FT 中文网,2013 年 7 月 29 日。http://big5.ftchinese.com/.

⑤ 王玉主:《RCEP 倡议与东盟“中心地位”》,《国际问题研究》2013 年第 5 期。

⑥ 李玮莉、陈文:《东盟 2015 年回顾与 2016 年展望》,《东南亚纵横》2016 年第 2 期。

大了,但东盟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目前,东盟整体 2.5 万亿美元的生产总值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印度尼西亚一国的 8000 多亿美元,就超过了总量的三分之一。人口不足 800 万的新加坡则高达 3000 多亿美元,老挝则不到 120 亿美元。如果按人均 GDP 排序,除新加坡世界排名第 8 位、文莱排名第 24 位之外,印尼和菲律宾以及中南半岛除泰国外的越、老、柬、缅四国人均 GDP 排名均处于 100 名之后。按世界银行(IMF)划定的标准,以 2014 年的数据衡量,人均年收入约 5.6 万美元的新加坡和 4 万美元的文莱两国早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 1 万多美元的马来西亚和 5400 美元的泰国属中上等收入国家;余下的六国则位于中下收入国家行列。^①

3. 东盟在行动

东盟共同体能继续作为区域合作的“核心”,需要满足几个重要条件:一是冷战后地区内中国和日本无法单独或共同主导东亚合作进程;二是“东盟方式”是东亚地区唯一的多边合作制度蓝本;三是东盟各国间的巨大差异及其为维护地区独立性而长期奉行的大国平衡战略,使东盟成为大国处理东亚事务的协调员;四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前景看好,被认为是新兴的世界经济发动机之一。^② 如果东盟不是或者不能充当这个“核心”,东亚地区缺一个“领头羊”。

东盟国家为追求自身利益,一直积极调整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探索区域合作的模式。东盟与中、日、韩、印(度)、澳、新六国于 2010 年 1 月启动自贸区谈判,即东亚峰会的 16 个初始成员。以此为基础,第 19 届东盟峰会(2011 年)提出了“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计划的倡议。关于 RCEP 的定位,峰会发表的指导性计划表明该计划将是一个现代化、综合性、高水平的合作模式,将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且不替代已存在的自贸安排。涉及的主要领域有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技术合作、知

识产权、竞争机制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该协议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其他国家如有意愿可加入谈判。^③ 自 2013 年 5 月开始到 2015 年 8 月,各方有关 RCEP 进行了三次经济部长级谈判,达成的共识是:“在 2016 年前结束谈判,协定生效后废除关税商品的比例将达到 65%,十年后再增加到 80%”。^④ 尽管由于美国政权更迭,TPP 成为悬念,RCEP 谈判的进展也存在一定变数,经济全球化受挫的背景下,东盟主导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望和努力,或将使其成为具有超强凝聚力中心的另一个契机。

(二)日本对东盟的定位及对共同体的认知

日本向来重视与东盟关系并保持稳定与连续性。2013 年 1 月安倍首相二次组阁后不久就访问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在与印尼首脑会议结束后,日本外务省发表《日本对东盟外交五原则》:(1)与东盟各国共同努力,致力于落实和扩展基于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等的普遍价值;(2)与东盟国家共同守护依法而非凭实力的自由开放的海洋,欢迎美国对该问题的重视;(3)通过各种合作框架,推进贸易投资关系,使日本的经济繁荣与东盟的经济发展相一致;(4)保护和培育亚洲多样性的文化和传统;(5)促进青年人的交流和国民间的相互理解。虽然该原则的出台首先是安倍出访的一个政策宣示,但其配合美国的亚太政策,拉拢东盟维护自身利益并试图遏制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

2016 年 6 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泰国大学发表演讲时,重申日本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消除东南亚国家间发展不平衡以及东盟作为东亚合作中心的努力,并表示在加强互联互通、人才培养、湄公河流域合作等领域加强对东盟的支援力度。同时,岸田不忘用大段篇幅强调“海洋法制”、日本与东盟在海洋安全合作方面的共同利益,意在提醒东盟各国在南海问题上理解日本希望介入的图谋。^⑤

2015 年 10 月东盟共同体成立,日本政府驻东

① 王勤:《走向 2025 年的东盟经济共同体》,《南洋问题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② 顾静:《东盟中心地位面临的变局及其重构》,《当代世界》2014 年第 3 期。

③ 张蕴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8—150 页。

④ 「RCEPの早期妥結を目指せ」,『日本経済新聞朝刊』,2016 年 11 月 11 日。

⑤ 岸田外務大臣 ASEAN 政策スピーチ:「多様性と連結性——パートナーとしての日本の役割」。http://www.mofa.go.jp/mofaj/a_o/rp/page3_001675.html.

盟代表部发表了名为《东盟现状与日本东盟关系》的报告,在7个部分共52页的报告中,图文并茂介绍了东南亚一体化的进展及双边关系发展的历程。

报告就东盟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指出,“作为东亚经济生命线的海上航路要冲,东南亚地区的安定以及日本与东盟关系的强化对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极为重要”。报告列举东盟经济实力提升的主要指标和发展优势: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GDP增长约3倍;6.2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中,中产阶层急速增加,青壮年段的劳动人口丰富。对日本来说,“东盟是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在东亚最大的投资目的地,来日本的东南亚游客也在急速增加”。关于东盟共同体成立后日本与之合作的重点,该报告提出三个方面:一是强化东盟的连接性(互联互通);二是关注地区发展差距;三是经济合作的渠道,主要是日本东盟自贸协定(AJCEP)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

二、东盟共同体成立前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新动向

在东盟共同体成立前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大国,全面加大对东盟及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力度。日本现政权继续把东南亚作为其地区战略的重点,以经济援助为主要工具,并以所谓“积极和平主义”“价值观外交”等理念,对东南亚展开全方位的外交。尤其是加大了与东南亚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明显表现出与中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意图。东盟共同体宣告成立后的一年中,日本更是在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攻势不断。

(一) 抓顶层设计拉近政治关系

通过首脑外交以及部长(大臣)等高级别接触,抓顶层设计,是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卓有成效的做法。鉴于按东盟内部设计的路线图,2015年末之前东盟共同体宣告成立,马来西亚举办东亚峰会及东盟首脑会议期间,除通过东盟与中日韩(10+3)、日本与东盟(10+1)首脑会议之外,安倍晋三首相并分别与印尼、新加坡、柬埔寨、老挝、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并把这种首脑间交流的势头保持到2016年。

2016年日本与东盟各国首脑外交继续活络,9月上旬安倍首相奔波于中国杭州与老挝万象间,利用G20峰会、东亚峰会、东盟与中日韩(10+3)峰会、第八次日本—湄公河地区首脑会议(地点破例在老挝)等场合,在全体会议之外分别与东南亚地区的越南、老挝、菲律宾、缅甸(国家最高顾问昂山素季)进行了首脑级会谈。

在东盟共同体成立的节点上,安倍政府密集与东盟及各成员国进行首脑会谈,凸显其强化与东盟关系、巩固在东南亚地区优势地位的外交考量。东盟共同体宣告成立前后两年中,日本的东南亚外交重点确定为与缅甸、菲律宾、越南以及湄公河次区域。

(二) 经济外交促进合作关系

东盟共同体能否如期实现路线图规定的目标,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的改善至关重要。东盟共同体近期的主要任务,是缩小东盟内部的经济发展差距。东盟10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巨大,中南半岛五国中除泰国外的新加盟成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2013年以来,日本在东盟投资额连续三年超过中国。日本还通过经济援助,针对重点领域、重点地区和重点国家开展经济外交活动。重点领域为基础设施投资,重点地区为湄公河流域,重点国家为越南、缅甸以及年度轮值主席国。东盟共同体宣告成立之前的2015年5月21日,安倍首相在出席日本经济新闻和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亚洲的未来”国际研讨会时表示,将强化“亚洲开发银行(ADB)”的作用,扩大融资力度,通过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合作,建立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新机制。日本将出资1100亿美元,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安倍首相还多次提到“质量”一词,以60年前日本主导建设的水电站至今仍承担缅甸全国20%电力为例,展示日本建设的基础设施的质量优势。^①

在2016年到2018年间,日本将对重点援助地区的湄公河流域各国提供总额约为7500亿日元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在日本—湄公河地区首脑会议后

① 「質の高いインフラ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アジアの未来への投資—」。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081296.pdf.

发表的共同文件《新东京战略 2015》和与之配套的“行动计划”中,日本承诺在硬件、软件以及自然、人文等方面提供援助,即强化在产业基础设施与区域内外的硬件连接,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包括产业基础设施,陆、海、空连接等);对立足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人才培养等软件方面(主要包括制度连接、经济连接以及人与人的连接);支援“绿色湄公”计划,追求经济增长的高质量 and 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水资源管理和水产资源利用等);支援人文领域的地区合作,该地区与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如亚开行)以及与相关国家合作(如日美合作、日中湄公河政策对话等)。^①

(三)民间外交稳固感情基础

早在东盟提出建立共同体构想初期(当时以 2020 年为期限,后调整为 2015 年末),2005 年 12 月,时任首相小泉在与东盟首脑举行首脑会议时,提出为东盟一体化提供 75 亿日元的援助。次年 3 月,时任外相麻生与东盟大使及代表正式签署建立“日本东盟统合基金”(JAIF)。^② 2006 年 3 月日本又为“东亚青少年交流基金”以及“日本东盟经济合作基金”分别出资 217 亿日元(当时约合 1 亿 9557 万美元)和 57 亿 7200 万日元(当时约合 5200 万美元)。之后又于 2009 年、2012 年、2013 年,分别以应对自然灾害、金融危机以及促进青少年交流等名义对该基金注资。

日本外务省网站关于“日本东盟统合基金”有详细介绍,“基金建立目的”一栏中归纳为五个方面:(1)对致力于一体化的东盟各国提供支援;(2)通过对东盟安全保障共同体(ASC)、东盟经济共同体(AEC)、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ASCC)提供支援,致力于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3)促进日本与东盟间的合作;(4)援助地区机构和准地区机构的活动;(5)帮助日本和东盟实施其认为必要的活动。^③ 东盟宣告成立的 2015 年和 2016 年,日本通过“日本东盟统合基金”实施在外交人员进修、医疗与福利设施建设、防灾减灾以及对各国技术人员培训等多方面的资金支持。

三、日本调整东盟政策:背景、趋势与中国的应对

东南亚一体化乃至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亚太经济合作需要大小国家取长补短,追求共同的经济、政治利益。但中日两国在东南亚地区呈现激烈的竞争态势,安倍政权一系列外交言行,显示出拉拢东盟特别是与中国有芥蒂的个别国家来抗衡与牵制中国的意图;中国则按照既定方针发展与东盟全方位关系,并坚定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东盟继续施展其惯用的平衡外交手段,游刃于美、中、日等国家间,获取经济与安全利益。

(一)东南亚依旧是大国博弈竞技场

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领域一个显著特点,是一国乃至地区事务深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甚至被外部势力左右。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仍未摆脱外部势力的渗透、干扰乃至控制。尽管东盟不断发展壮大,但大国以各种形式争夺势力范围及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的现象一直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地区繁荣稳定并不如人愿。

长期以来,以东南亚为对象展开地区博弈的主要外部势力包括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传统玩家以及中、印等新兴力量。近年来,中国与美国(美日同盟)之间的竞争成为新常态。迄今为止的东亚乃至亚太合作,最大影响因素是奥巴马政府推行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而东南亚是“亚太再平衡”的源头。2009 年希拉里参加“东盟地区论坛”时,高调宣告“重返”东南亚,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序曲,2011 年美国首次参加东盟峰会。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以政治与安全为先导,以经济合作为辅助,维护美国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保障美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利益。

东盟共同体宣布成立后不久,2016 年 2 月美国邀请东盟 10 国领导人举行特别首脑会议,东盟首脑讨论包括岛礁建设等南海紧张局势问题,并在会后

① 白如纯:《“一带一路”背景下日本对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外交》,《东北亚学刊》2016 年第 3 期。

② 2008 年,日本政府把“日本东盟综合交流基金”和“日本东盟学术交流基金”一并归入“日本东盟统合基金”。

③ 日本外務省:日・ASEAN 统合基金(Japan-ASEAN Integration Fund(JAIF))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sean/_asean/jaif.html.

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所谓维护“海上航行自由、飞行权利”以及反对南海的“非军事化”。奥巴马总统意图在他任期的最后阶段，通过强化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推进其作为执政遗产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2016年3月底，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掌权后，美国调整了对缅甸政策，放松了部分对缅甸的经济制裁；2016年5月奥巴马总统访问越南时，宣布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出口禁令，意在协助与中国存在领土（海）纷争的越南加强海空作战能力；同年9月，奥巴马在出席东亚峰会时顺访老挝。2016年度的一系列外交努力使东盟和美国的的关系得到加强。^①

东盟十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传统文化、社会制度的不同所表现出的多样性和松散性特点，使得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响应不尽一致。有些国家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密切与美国的关系；也有些国家则以发展经济的需要，趋向于同中国发展关系。从长远看，东南亚国家将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趋于“不予重视”，对“再平衡”战略所持的“谋求利益、有所限制、约束”的感知趋于扩大。^②

（二）日本对东盟政策调整的新趋势

由于中国与东盟经济联系紧密带来的“挑战”，以及南海争端引发中国与东南亚个别国家关系紧张带来的“机遇”，日本有针对性调整对东盟政策。在东盟共同体成立前后的几年间，日本持续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以及东盟统合基金（JAIF）对东南亚国家施加影响。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日本希望加强与南海岛礁当事国的关系，实现牵制中国的目的。安倍首相在2014年5月提出所谓“海洋法制三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基于法理的主张；不行使武力；和平解决争端。日本反复强调反对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填海造陆和修筑军事设施等“改变现状”的行为，并对与中国有海洋争端国家如越南、菲律宾等国提供巡视船等举动，明确表现出拉拢相关国家从而对抗中国的意图；在经济领域，日本通过两国间合作（FTA EPA）协定及与东盟整体的“日本东盟经济合作协定”（AJCEP），为在东南亚的日本企业

提供支持。

一度被日本寄予厚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由于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的正式参加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意向参加，以及中国被排除在外的结果，曾使日本感到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将得到大幅提升。美国特朗普政府使被炒得沸沸扬扬的 TPP 搁浅，无疑令安倍政府大失所望。TPP 的搁浅将使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作用变得更为突出。RCEP 不仅在货物贸易领域实现关税削减，在服务贸易、投资、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等非关税领域也将制定各种新规则。日本驻东盟大使相星孝一撰文，指出日本政府支持东盟的一体化努力，希望对新规则的制定做出“贡献”。^③ 这表明日本希望利用制定规则把握话语权，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用意。

（三）关于发展中国——东盟关系的建议

2016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年。在经历中国东盟关系“黄金10年”后，双方均致力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顺利达成。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中国的地区乃至国际抱负日益鲜明，这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成立的主要背景和目的。

1. 支持东盟区域合作中心地位

特朗普胜选后，美国所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出现困局，预期以东盟为主导的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将被重视，这将有利于东盟提升在东亚乃至亚太合作中的地位。东盟曾主张美国主导的 TPP 与以东盟为核心的 RCEP 不互相排斥，并有助于推动亚太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成为迈向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平行路径。东盟希望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东盟—香港自由贸易协定（AHKFTA）等的谈判，并最终整合为以东盟为核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① 陆建人：《南海问题引发的东盟对华关系新变化》，《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6年第4期。

② 贺圣达：《东南亚地区战略格局与中国—东盟关系》，《东南亚南亚研究》2014年第1期。

③ [日]相星孝一：『ASEAN 共同体の発足と今後の展望』、『日本貿易会月報』2015年12月号。

为此,东盟需要以经济共同体为依托消除内部发展差距,在社会文化共同体内培养区域认同。同时,同对话伙伴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与合作特别是互联互通和产业领域的合作,是解决东盟经济社会均衡发展难题的必要条件。对于作为东盟近邻和密切合作伙伴的中国,意味着持续的合作机遇,特别是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双方的合作双赢提供了机会。^①

2. 借鉴日本在东南亚的经验教训

开展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一定要汲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与东盟关系的教训。当时日本从东南亚大量进口资源和原材料,然后向东南亚出口工业品,追求利益忽视感情投入的重商主义做法引发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些国家掀起抵制日货浪潮甚至暴动,对当地政府施加压力。“福田主义”^②出台就是日本为安抚当地民众的补救措施,经过多年努力,日本改变了在东南亚的被动局面。东南亚民众对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的评价相对正面。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层次与水平较低,主要还停留在货物贸易阶段,相互投资、技术合作等方面相对较少。一些企业往往注重谋取眼前的利益,忽视环境保护及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应该吸取日本当年的教训,调整生产、经营领域的短视行为,立足于维护中国和东盟的长期友好。东盟共同体建立后,东南亚一体化进程将加快。以互联互通为目标的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多机会。实现与东盟内部互联互通战略规划对接,是促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

3. 助力东盟一体化稳固中国东盟关系

2010年东盟制定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目的是以促进基础设施、制度和人文领域的互联互通为目标,以有利于进一步吸引投资,实现人员、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为推进一体化进程,又成立

了“东盟一体化发展合作论坛”,至今已举行多次合作对话。东盟希望带动欠发达国家尤其是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四个东盟后进国家吸引外资,加速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作为东盟的友好近邻和合作伙伴,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东盟共同体的建设。2015年9月,中国工商界代表会同东盟同行共200余人,针对2015东盟共同体建立以及“一带一路”背景下投资者的投资战略与机遇等问题开展讨论。同年10月,包括来自中国有关部门在内,以“互联互通议程——迈向一体化的东盟共同体”为主题,在吉隆坡举办了“第六届东盟互联互通研讨会”。

目前,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占东盟对外贸易的比重从1993年的2%增长到2014年14.5%;与之对照,东盟与美国、日本和欧盟的贸易额占比呈现连续下降趋势:美国从18%下降到8.4%、日本从20%下降到9.1%、欧盟从15%下降到9.8%。^③

2015年11月,中国与东盟就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达成一致。预计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将出现更快的发展。为支持东盟加强后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七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在10+1框架下探讨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的倡议。此后,“澜湄”合作机制从外交高官会议上升到外长会议。2016年3月23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海南成功举办,与会各方发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和《澜沧江—湄公河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提出“澜湄”合作的三大支柱和初期五个优先领域,三大支柱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五个优先领域包括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和农业减贫等领域的合作。

① 王玉主:《东盟共同体:进程、态势与影响》,《学术前沿》2016年第10期。

② 1977年8月福田赳夫在马尼拉发表题为《我国的东南亚政策》的演讲,即后来通称的“福田主义”。主要包括(1)日本不做军事大国;(2)与东南亚建立全方位的相互信赖关系;(3)积极提供经济合作。“福田主义”出台,改善了当时颇为紧张的日本与东南亚关系。

③ 曹云华:《后东盟共同体时代的中国—东盟关系》,《学术前沿》2016年第10期。